大易擇言

一七

動在其中矣卦則兆于成列而備于重爻則兆于
變而備于動故吉凶悔吝生焉

鄭氏曰卦始于三畫未有爻也因而重之其體有上
下其位有內外其時有初終其序有先後而爻在
其中矣

愚案八卦成列自有六十四卦因而重之自有三百
八十四爻爻之剛柔相推自足以言天下之變繫
辭而命之自足以鼓天下之動此在其中之義至

愚案說卦傳舉八卦皆以乾坤震巽坎離艮兌為次

所謂成列者蓋即如此朱子之說出于陳邵二家

于易无所考證

吉凶悔吝者生乎動者也剛柔者立本者也變通者趣

時者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剛柔者晝夜之象所謂立本變化者進

退之象所謂趣時剛柔兩個是本變通便只是往

來者

折中曰凡天下之吉凶悔吝皆生于人事之動故易中
有吉凶悔吝之辭而動在其中
愚案剛以統柔柔以承剛二者並重易之大端故曰
立本然卦爻中所值之時不能皆正則變通以趨
之變通云者非枉道以求濟也欲剛柔之无失其
正而已學易者宜明此義
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
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

正義 紫陽朱子曰觀示也天下之動其變无窮然順理則吉逆理則凶則其所正而常者亦一理而已矣

辨正 或問吉凶貞勝一段横渠說如何朱子曰說貞勝處巧矣却恐不如此只伊川說作常字甚佳易傳解此字多云正固固乃常也

餘論 髙氏萃曰天常示人以易地常示人以簡雖陰不能以不從陽不能以不伏而貞觀之理常自若也日明乎晝月明乎夜雖中不能以不昃盈不能以不

象動乎內吉凶見乎外隨爻象之變以通其利故功業見也聖人之情存乎教人而已

折中曰此節承剛柔立本變通趣時之意而明其理之一也乾坤者剛柔之宗也乾坤定位而變化不窮矣然其所以立本者一歸易簡之理所謂天有顯道厥類惟彰萬古不易者也

餘論　愚案易簡即上文所謂一也乾曰易坤曰簡此乾坤各得之一也而爻效此而為爻象像此而為象則

易簡之外无所謂乾坤乾坤之外无所謂道而亦无所謂易可知矣大傳之言章明如是而後人紛紛欲加太極于乾坤之上又謂陰陽不得爲道至于談象之家穿鑿傅會无所不至而皆昧于效此像此之義噫此易道之所以不明也

存異

平菴項氏曰爻象動于蓍策之中吉凶見于辭命之際故謂爻象爲內吉凶爲外

愚案爻象動乎內承上文效此像此而言則內乃直

指乾坤易簡吉凶之所由出爻象之所由立也至吉凶見乎外則內之爻象出而為外之爻象矣項氏謂動于蓍策之中似覺未確

右第一章

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

正義 崔氏憬曰言聖人行易之道當須法天地之大德寶萬乘之大位謂以道濟天下為寶是其大寶也夫

財貨人所貪愛不以義理之則必有敗也言辭人之樞要不以義正之則必有辱也百姓有非不以義禁之則不改也此三者皆資于義以此得之得其宜也故知仁義聖人寶位之所要也

童溪王氏曰聖人所以配天地而王天下者亦有仁義而已矣仁德之用也義所以輔仁也理財如所謂作網罟以佃漁作耒耜以耕耨致民聚貨以交易之類是也正辭如所謂易結繩以書契百官以

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
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正義 潁川韓氏曰聖人之作易无大不極无微不究大則
取象天地細則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也
愚案言王天下以明聖人而得其位者以下神農黃
帝堯舜皆是也首言作易之事言聖人而居天位
其功莫大于作易則有若包犧氏其事莫大于用
易則有若神農黃帝堯舜○近取諸身謂身有性

命形體精粗具備遠取諸物則物理人事皆在其中孔穎達以遠取為雷風山澤之類與仰觀俯察相混非是神明之德剛柔動靜是也萬物之情愛惡情偽是也通神明之德則自近取者而始類萬物之情則至遠取者而盡而俯仰所得亦舉在其中矣

通論 秋山王氏曰伏羲氏繼天立極畫八卦以前民用後之聖人相繼而作制為相生相養之具皆所以廣

天地生生之德自網罟至書契是也

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

正義 潁川韓氏曰離麗也網罟之用必審物之所麗也

紫陽朱子曰兩目相承而物麗焉

辨正 衡水孔氏曰案上繫云以制器者尚其象則取象不取名也韓氏乃取名不取象于義未善

愚案仲達議韓氏直取卦名為非其論固善然離麗也麗乃離之本義非祇為卦名也案健順動入陷

正義紫陽朱子曰二體皆木上入下動天下之益莫大于此

草廬吳氏曰益上巽二陽象耒之自地上而入下震一陽象耜之在地下而動也

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

正義紫陽朱子曰日中為市上明而下動又借噬為市嗑為合也

秋山王氏曰神農以上民用未滋所急者食貨而已此聚人之本也及黄帝堯舜之世民用日滋若復守其樸畧則非變而通之之道故黄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由之而不倦神其化使民宜之而不知凡此者非聖人喜新而惡舊也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易之道然也

草廬吳氏曰風氣漸開不可如樸畧之世此窮而當變也變之則通而不窮矣其能使民喜樂不倦者

以其通之之道神妙不測變而不見其迹便于民而民皆宜利之故爾

折中曰守舊則倦更新則不宜凡事之情也變其舊使民不倦者化也趣于新使民咸宜者神而化之也

餘論

紫溪蘓氏曰言通變神化而獨詳于黃帝堯舜言黃帝堯舜而獨取諸乾坤乾坤諸卦之宗也黃帝堯舜千古人文之始中天之運至此而開洪荒之俗至此而變此所以為發羲皇之精藴也

雲莊程氏曰夫子歷敘上古受命之聖人至黃帝堯

舜則曰取諸乾坤乾坤統易之全體而言也蓋非

精易則不足以入神非神明于人道則焉能垂衣

裳而天下治又大傳自天祐之凡三見其二贊學

易之君子惟此獨贊堯舜蓋非效法大易斷不足

以立人道而承天命故學易者學天地之變化學

立人之法則也

刳木為舟剡木為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

通論 漢上朱氏曰知耒耜而不知杵臼之利則利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杵臼之利知門柝而不知弧矢之利則威天下者有未盡故教之以弧矢之利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

正義 節齋蔡氏曰棟屋脊檁也宇椽也棟直而上故曰上棟宇兩垂而下故曰下宇

愚案穴居野處弱而不振故象大壯之剛以動而易

以宮室之崇閎也

通論石澗俞氏曰聖人之于物有為之者有易之者古未有是而民利之也今則為之所以貽于後也古有是而民厭之也今則易之所以革于前也

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无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

正義

折中曰棺槨者取木在澤中也

愚案大過巽而說言喪葬之禮深入乎人情而天下

自此說也

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正義

折中曰兌為言語可以通彼此之情書之象也乾為健固可以堅彼此之信契之象也

通論

開封耿氏曰已前不云上古已下三事或言古與上

得動而乖于理者爲失人事之情僞物理之是非皆在六爻之中所以象天下之動也

折中曰材者構屋之木也聚衆材而成室彖亦聚卦之衆義以立辭故本義彖言一卦之材

愚案像從象從人言易之所以有象者主于像人事也故曰象者像也吉凶生而悔吝著則指繫辭而言

右第三章

陽卦多陰陰卦多陽其故何也陽卦奇陰卦耦其德行何也陽一君而二民君子之道也陰二君而一民小人之道也

正義 漢上朱氏曰陰陽二卦其德行不同何也陽卦一君而徧體二民二民共事一君一也故為君子之道陰卦一民共事二君二君共爭一民二也故為小人之道

紫陽朱子曰震坎艮為陽卦皆一陽二陰巽離兌為

陰卦皆一陰二陽

敬菴吳氏曰陽卦固主陽也而陰卦亦主陽可見陽有常尊也

存疑 頴川韓氏曰夫少者多之所宗一者衆之所歸陽卦二陰故奇爲之君陰卦二陽故耦爲之主

潛室陳氏曰二耦一奇即奇爲主是爲陽卦二奇一耦即耦爲主是爲陰卦故曰陽卦多陰陰卦多陽

韓氏陳氏之說于章首二句則可通矣若下文

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窮神知化德之盛也

正義 潁川韓氏曰天下之動必歸于一思以求朋未能一也一以感物不思而至

衡水孔氏曰覆明上往來相感屈信相須尺蠖之蟲初行必屈言信必須屈也龍蛇初蟄是靜也以此存身言動必因靜也聖人用精粹微妙之義入于神化寂然不用乃能致其所用先靜後動是動因

又曰言往來屈信皆感應自然之常理加憧憧焉則
入于私矣所以必思而後有從也
石澗俞氏曰精研義理无毫釐之差而深造于神妙
所以致之于用也見于用而利施于身而安所以
崇德之資也精義入神内也致用外也自内而達
外猶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利用安身外也崇德内
也即外以養内亦猶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吳氏一源曰人皆知信之利而不知屈之所以利也

之或知皆所以發明同歸一致之理以明感之不可出于有心也語勢並无欹側本義以精義入神以下為推而言學說誤

易曰困于石據于蒺蔾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子曰非所困而困焉名必辱非所據而據焉身必危既辱且危死期將至妻其可得見耶

易曰公用射隼于高墉之上獲之无不利子曰隼者禽也弓矢者器也射之者人也君子藏器于身待時而動

何不利之有動而不括是以出而有獲語成器而動者也

正義　頴川韓氏曰括結也君子待時而動則无結閡之患也

愚案時所以成器也成器而動即待時而動也

子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小懲而大誡此小人之福也易曰屨校滅趾无咎此之謂也

侯氏行果曰失在未形故有不善知則速改故无大過

紫陽朱子曰殆危也庶幾近意言近道也

餘論

紫陽朱子曰顔子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令人只知知之未嘗復行為難殊不知有不善未嘗不知是難處

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

正義潁川荀氏曰隂陽相易出于乾坤故曰門

紫陽朱子曰撰猶事也

愚案乾坤即隂陽之異名而謂之陽物隂物者隂陽至乾坤而後有象可擬有數可推已涉于名言之際故謂之物即指卦畫之乾坤也剛柔指畫之奇耦隂陽合德而中正之理形剛柔有體而變化之端見此乾坤所以爲易之門也體天地之撰謂廣大悉備通神明之德謂易知簡從

所及也故以爲衰世之意盖指文王與紂之時也

存異 九家易曰名謂卦名隂陽雖錯而卦象各有次序不相踰越

問其稱名也雜而不越是指繫辭而言是指卦名而言朱子曰他下面兩三番說名後又舉九卦說着來只是謂卦名

愚案名乃名言之名非名目之名也正指繫辭而文辭爲重况雜而不越與稱名小取類大諸義皆非

爻辭不足以盡之九家與朱子皆云謂卦名誤矣

且朱子解雜而不越原兼舉卦爻之義亦不應自異其說也

夫易彰往而察來而微顯闡幽開而當名辨物正言斷辭則備矣

正義衡水孔氏曰開而當名者謂開釋爻卦之義使各當所象之名 案孔氏開而當名句

草廬吳氏曰彰往即藏往也謂明于天之道而彰明

自乾坤分而為六十四卦又自一卦分而為六爻其名物至為繁賾然必當其名而後言必辨其物而後斷其雜而不越如是此繫辭之所以為至也而吉凶悔吝之理亦无弗備矣正言即謂當名斷辭即謂辨物愈知名之非卦名矣

其稱名也小其取類也大其旨遠其辭文其言曲而中其事肆而隱因貳以濟民行以明失得之報

正義　衡水孔氏曰其稱名也小者言易辭所稱物名多細

言推廣義類无不包涵也旨遠故曲辭文故中肆陳也顯也纖悉畢具故肆无不包涵故隱此皆申明上節之義又因而贊嘆之貳者疑也因貳以濟民行所所謂成天下之亹亹以明失得之報所謂定天下之吉凶皆衰世之意也

右第六章

易之興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謙德之柄也復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損德之

其時理尚質素直觀其象足以垂教中古之時事漸澆浮非象可以為教故文卦之辭起于中古此之所論謂周易也身既憂患須垂法以示于後以防憂患之事

紫陽朱子曰九卦皆反身修德以處憂患之事也而有序焉基所以立柄所以持復者心不外而善端存恒者守不變而常且久懲忿窒欲以修身遷善改過以長善困以自驗其力井以不變其所然後

能巽順于理以制事變也

又曰此如書之九德禮非強世然事皆至極謙以自卑而尊且光復陽微而不亂于羣陰恒處雜而常德不厭損欲先難習熟則易益但充長而不造作困身困而道亨井不動而及物巽稱物之宜而潛隱不露

又曰寡怨謂少所怨尤辨義謂安而能遷

象山陸氏曰履德之基謂以行爲德之基也德自行

而進也不行則德何由而積君子之修德必去其
害德者則德日進矣故曰損德之修也善日積則
寛裕故曰益德之裕也井以養人利物為事君子
之德亦由是也故曰井德之地也
又曰復小而辨于物復貴不遠言動之微念慮之隱
必察其為物所誘與否不辨于小則將致悔咎矣
恒雜而不厭人之動用酬酢事變非一多至厭倦
是不恒其德者也能恒者雖雜而不厭損先難而

後易人情逆之則難順之則易抑損其過故先難
旣損抑以歸于善故後易困窮而通不修德者遇
窮困則隕穫喪亡而已君子遇窮困則德益進道
益通井居其所而遷君子不以道徇人故曰居其
所而博施濟衆无有不及故曰遷
又曰復以自知自克乃能復善他人无與焉益以興
利天下之有益于己者莫如善君子觀易之象而
遷善故曰興利困以寡怨君子于此自反而已未

何氏元子曰聖人之憂患者憂患天下之迷復也乃其處困又何憂患焉是故易者所以憂患天下之憂患

盧氏曰基與地有別基小而地大基是初起脚跟積累可由此而上地是凝成全體施用之妙皆由此而出也

愚案上古風氣淳質教學未開文王始因易象繫辭而教人以修身寡過之事故云興于中古也憂患

新蔡干氏曰言易道以戒懼為本所謂懼以終始歸无咎也雖无師保切磋之訓其心敬戒常如父母之臨己者也

頼川韓氏曰明出入之度使物知外内之戒也

侯氏行果曰居則觀象動則玩占故不可遠也

衡水孔氏曰六位言虛者位本无體因爻始見故稱虛也

又曰雖千變萬化不可為典要然循其辭度其義原

尋其初要結其終皆唯變所適是其常典也

康節邵子曰六虛者六位也虛以待變動之事也

紫陽朱子曰雖无師保而常若父母臨之戒懼之至

泉峰龔氏曰既曰不可為典要又曰既有典常不可為典要者以剛柔之變易无常者言也既有典常者以卦爻之一定而不可易者言也剛柔變易之无常所以卦爻一定而不可易而一定不易之理未常不行于剛柔變易之中也

虛齋蔡氏曰卦爻所說者皆利用出入之事其出入也皆必以法法者事理當然之則也使人入而在內出而在外皆知有法而不敢妄為是使知懼也知懼必以度

敬菴呉氏曰不可為典要變无方也既有典常理有定也故曰易者變易也不易也

愚案首句乃一章之綱不可遠猶不可須臾離之意自為道也屢遷至唯變所適言剛柔之變動周流

于六爻之虛位而无常而吉凶悔吝由此而生也
自其出入以度至末言剛柔變動而无常吉凶悔
吝之來則一定而不可易人于此能以法度之有
定御時位之无定則合乎道然无他術惟有知懼
明于憂患之故而已然則易之爲道豈可須臾離
乎上章明卦象之憂患此章明爻辭之憂患也○
外以應事言內以存心言
趙氏胥山曰不特使人知懼又明于憂患與所以致

憂患之故諄諄然與民同患與民同憂不止如師
保之提命且直如父母之儼臨愛之无所不至慮
之无所不周故訓之无所不切也
愚案无有師保如臨父母二句言欲人奉承之至而
誠敬之切也語勢直承上文知懼與明于憂患之
故非贊美聖人也似當以干氏朱子之解為止
右第八章
易之為書也原始要終以為質也六爻相雜唯其時物

餘皆彖爻之所用者也

愚案居可知言无知與愚皆居然可見也

通論

折中曰彖辭之繫文王蓋統觀六爻以立義者如屯則以初為侯蒙則以二為師師則以二為將比則以五為君其義皆先定于彖爻辭不過因之而隨爻細别耳其爻之合于卦義者吉不合于卦義者凶故彖辭為剛領而爻其目也彖辭為權衡而爻其物也總之

存疑

潁川韓氏曰二與四同功同隂功也而異位有内外也四多懼近也位逼于君故多懼也三與五同功同陽功也而異位有貴賤也

侯氏行果曰三五陽位隂柔處之則多凶危剛正居之則勝其任言邪者不定之辭也或有柔居而吉者得其時也

崔氏憬曰此重釋中四爻功位所宜也二四皆隂位隂之爲道近比承陽故不利逺矣二逺陽雖則不

與五應為遠四與五比為近以位之遠近有異而其善亦不同遠者意氣舒展而多譽近者勢分逼廹而多懼近也二字釋四多懼○三與五同是陽位若皆以剛居之則九三九五同是以剛居陽故曰同功然其位則有貴賤之異賤者剛居剛為太過而多凶貴者剛居剛為適宜而多功

愚案易中爻位惟有貴賤上下初无陰陽之分其說至近日始定漢後諸儒皆有所不識也此章于繫

正義

吳郡陸氏曰天道有晝夜日月之變地道有剛柔燥溼之變人道有行止動靜吉凶善惡之變聖人設爻以效三者之變動故謂之爻者也

紫陽朱子曰三畫已具三才重之故六而以上二爻為天中二爻為人下二爻為地

平菴項氏曰言聖人所以兼三才而兩之者非以私意傅會三才之道自各有兩不得而不六也

蒙齋李氏曰一則无變无動兼而兩之故三才之道

皆有變動以其道有變動故名其畫曰爻爻者效也言六畫能效天下之動也

敬菴吳氏曰以時義之得爲當時義之失爲不當不以位論

愚案易有三才之道其兼而兩之者則如說卦傳所云天有陰陽地有剛柔人有仁義此爻之所以六也爻有等故曰物等者初二三四五上是也物相雜故曰文九六是也九六之于六位有當不當乃

也

南軒張氏曰既懼其始使人防微杜漸又懼其終使人持盈守成要之以无咎而補過乃易之道也

何氏元子曰使者天理之自然若或使之也所謂殖有禮覆昏暴天之道也

通論

景逸高氏曰一部易原始要終只是敬懼无咎而已故曰懼以終始无咎者善補過也易中凡說有喜有慶吉元吉都是及于物處若本等只到无咎便

好

餘論

愚案孟子謂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易適作于極亂之時故大傳屢及之且以見其于人事之變蔑以加矣後儒因此多附會紂與文王之事以釋卦文非是

右第十一章

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德行恒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德行恒簡以知阻能說諸心能研諸侯之慮定天

之是以其有憂患則健者如自高臨下而知其險順者如自下趨上而知其阻蓋雖易而能知險則不陷于險矣既簡而又知阻則不困于阻矣所以能危能懼而无易者之傾也說諸心者心與理會乾之事也研諸慮者理因慮審坤之事也說諸心故有以定吉凶研諸慮故有以成亹亹

南軒張氏曰心之說也不悖于理慮之研也不昧于事則得者為吉失者為凶吉凶既定則凡勉于事

功者莫不自強不息以成其功矣

愚案險阻天下之所不能无而惟乾坤恒易恒簡則能于其未至而為之防已至而不為其所陷此之謂知險知阻也至健至順故能恒易恒簡恒易恒簡故能知險知阻然則易之憂患恐懼豈无其本者與説心研慮即憂患恐懼也至于定吉凶成亹亹則不獨以易簡知險阻而且能化險阻為易簡矣大易立教之旨備于此矣○案如後儒剛變柔

道彰此以卦爻而言知以藏往之謂也占事知來則吉事有祥之理著此以卜筮而言神以知來之謂也聖人所以成天地之能者如此人謀鬼謀所謂詢謀僉同而龜筮協從也百姓與能言能使日用而不知之百姓亦可以知險知阻言聖人功用之盛如此

餘論　何氏元子曰凡人事之與吉逢者其先必有祥兆天人相感志一之動氣也聖人作易正以廸人于吉

剛柔相推而物雜居得理則吉失理則凶故吉凶可見也

草廬吳氏曰害者利之反凡占曰不利无攸利者害也近而不相得則凶害悔吝其相得則吉利悔亡无悔无咎從可知也

辨正

愚案曰告曰言聖人示人以知險阻之方也剛柔雜居而吉凶可見所謂文不當則吉凶生變動以利言所謂變而通之以盡利吉凶以情遷則下三句

是也愛惡相攻以下舊說專以爻之比應言之然詳玩經傳惟卦之全體有應故屢見于彖辭傳而爻辭傳絕不言以此知六爻之義初不用應其說亦至近日始定即以此節言之相攻相取相感者乃指一人一事而言非謂兩人兩事或兩人而共一事也何則人情有愛即有惡不能並立故曰相攻而得其正則吉失其正則凶也悔者見于事後而當前實開其隙此以遠而取近也吝者見于當

前而事後或蒙其羞此以近而取遠也故曰遠近相取也情者真也事物之理有真即有偽真與偽相感而去偽以存真則利真去而偽存則害也此皆謂一人一事也考之卦爻訟之惕中則吉終則凶非以自外有相攻者也家人之嗃嗃則悔嘻嘻則吝非以自外有相取者也臨之甘臨則无攸利既憂之則无咎非以自外有相感者也故凡以比應言爻者皆誤也或曰大傳言近而不相得非指

右第十二章

大易擇言卷三十五